

麦香的幸福畅想

□晚报记者 徐松文/图

5月的周口,被千万亩即将成熟的小麦染得金黄!

逐渐上升的气温掀起阵阵热气流,它使劲儿摇曳着田边碧绿的杨树,掠过麦田蒸腾着麦穗里仅存的水分,麦籽儿愈发饱满,麦秸儿却更轻盈,微风一过,大地涌动着金色的麦浪。

那满眼的金黄和夏季特有的碧绿相映,就像一幅精心写就却又漫不经心地留在豫东大地上的巨幅油画。

80后的我和周口1200多万人民一样,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儿时那些揉麦穗儿、割麦、碾场、扬场、堆麦秸垛的情景,还有渴了就打一桶清澈的井水喝上几口,饿了就啃馒头、吃黄瓜、剥变蛋……许多激动人心的事至今记忆深刻,有时清夜梦萦,深感幸福。

比起我这个80后,今年71岁的刘继宏老汉,经历过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,宁愿自己少吃也要养活5个子女的艰苦岁月,还经历过红薯汤、红薯馍、离开红薯不能活的困苦时代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黄土地的馈赠越来越多,刘老汉的生活慢慢丰裕起来,他早已深深爱上了那片田地,即使终老也会昼夜守护。

刘继宏的老家在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郸城县宜路镇刘庭庄村,相对于郸城县其他乡镇而言,由于位置偏南,这里的麦熟会来得早一些。

为了真正体会刘继宏麦忙时节的酸甜苦辣,我当晚住在了他的家里。为了让老两口晚年享享清福,其实,在5位儿女的劝说下,刘继宏已搬到10公里外宜路镇的小儿子家住。虽然住在集镇上,老两口不舍那几亩地,仍坚持耕种,且隔三差五骑着电动车回老家田地里看看,拾掇拾掇庄稼。

“麦黄土豆,又面又甜!”“有机西瓜,一块五一斤!”“松花变蛋、五香变蛋,7毛钱一个!”“褂叉儿15块钱一件,大檐草帽5块钱一个”……

6点多钟,我骑电动车跟着刘继宏来到宜路镇集市,东西长约1.5公里的集市上人声鼎沸、人头攒动,叫卖声不绝于耳,而喊声最为热烈,我听得最清楚的还是与麦季有关商品的叫卖声,令我情不自禁地想扭头多看一眼琳琅满目的商品,不觉间骑车的速度慢了下来。

“城里有的新鲜物,现在农村集上也都有了。农村集上卖的农产品,城里不多见吧!”刘继宏无暇扭头瞥一眼身边的商品,专注地骑着电动车在人缝中挤了十多分钟,来到集市西头一处稍微空旷的地方。这里,正是

“夏季种麦子,秋季我这6亩地全种上黑谷子,用来酿醋,我有这个手艺也不想丢,乡邻们都喜欢喝我酿的酒。”由于经常往返于宜路镇集市和老家刘庭庄村,刘继宏有三轮电动车、二轮电动车和自行车3部“座驾”。

田间的柏油路宽敞平坦,迎着饱含麦香的微风,一路有说有笑、评点路两旁小麦长势、预估收成,我们很快就来到刘继宏的6亩麦田边。

“这几天,麦子一天一个样。”刘继宏的语速慢了下来,言语中没有了在集市上的那种焦躁和急促,似见到

5月24日5时许,我睡梦中隐约听到院子里有沙沙的响声,起身透过玻璃窗一看,刘继宏已快把整个院子打扫好了,他的老伴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。

“孩他娘,我一会儿去集上看看,买把杈,买把木锨,再买把镰吧!收割机来的时候,我还得动手把地边子割一下。”“中,你骑电动车去吧!”“好,那你得空儿别忘了把那六七十个袋子整一下,有老鼠咬破窟窿的地方补一补,咱6亩地今年差不多得打60多袋子粮食。”也许是怕吵醒我,老两口

卖农具的专用场地。

“挑麦秧子四股杈、挑麦秸子五股杈、割地边麦锯齿镰、收麦扬麦翻斗锨……厂家创新现代化设计,结实耐用又实用。快来看看吧!”货主老于热情地向来来往往的顾客介绍着自己的农具。

“我记得小时候挑麦秸的木杈不都是三股的吗?现在怎么都是四股、五股呀?”听了我的疑问,没等老于接话,刘继宏抢着回答了我的问题:“原来都是人工割麦,麦秧子长,三股杈就能挑起来。现在都是机器收麦,麦秸都粉碎了,三股杈挑不住,必须用四股、五股杈才能挑起来!”

“你应该知道,原来每一家的农具差不多能堆满一间屋子。比如说,麦忙的时候,全家人都要下地割麦,镰刀每

久违的亲人一样,心底狂涌的话语无法表达,面部表情丰富,眼光却显得有些迟钝。

时而弯着双手在地边慢慢踱步,时而弯腰扶一扶被来往车辆碾倒的麦子,时而双手掐腰注视着自家的麦田……看到刘继宏沉醉在麦田边的这一刻,我虽不懂他心里回想着什么样的镜头,却也不忍打破这份宁静,没有追问任何问题。

几分钟后,刘继宏揪掉一个麦穗,用食指和中指的虎口夹着秸秆,双掌半握,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来回搓揉,三五下便籽糠分离,轻轻一吹,麦



的谈话故意压低了声音。

“我跟你一块儿赶集去吧!”唯恐刘继宏丢下我独自去赶集,我匆忙穿上衣服,没顾上洗脸、刷牙就冲到院子里。

“哟!把你吵醒啦。要是你想去,咱就吃了早饭再去吧,反正饭也做好了。”刘继宏如父亲般亲切地说,“吃完饭,赶了集,我再带你到麦地里看看,麦籽三月顶仁儿、四月上面儿、五月麦秸大黄皮,产量就保住了。”说完,刘继宏欣慰地哈哈一笑。

人一把,挑麦秧子堆垛时三股杈五六把,扫帚两三把,扬场木锨两三把,还需要推麦籽用的推把,挑麦糠用的扬杈……20年前,他摊位上的每种农具我都要买一些,弄得满屋子堆的都是。10年前,种地不用牛了、割麦不用人了,农具就简单多了,农活也轻松多了。现在,从耕到种再到收都是机械化,买把杈,收割机来的时候帮衬着挑一挑倾斜的麦秧子;买把镰刀,把路边、沟边收割机收不到的麦子割下来就行了;买把木锨,装麦籽的时候能用上。就这样,3样农具过麦季儿。”刘继宏一边挑选(如图)一边介绍20年来农具的变迁。挑好农具付了钱,刘继宏轻松地一笑向我招了招手:“走,咱把农具先送回家,然后再去地里看看。”

糠飞溅,几十粒饱满的麦籽惹得他脸上再次露出会心的笑容:“前段时间旱,浇过的麦子上面儿都很好,没浇的麦子会稍微减产。我这几亩地亩产1000多斤儿没问题,今年的产量有保障了。”

“老农民呀,全靠这几亩地,养活一辈儿又一辈儿人哪!”刘继宏的这句话感慨,恐怕是他对自己之前几分钟宁静的最好诠释,我虽然不尽领悟,却不想再追问。

因为,这可能就是老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情结吧?

关注《大粮仓》也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:

周口晚报官方微信



强周新闻客户端



周口晚报官方微博:登录新浪微博,搜索“周口晚报”,添加关注
强周网:www.zkqiang.com